

当千年古堰登上青春剧场

■记者 管丽芬 郑佳仑



《堰游记》剧照

夜幕降临,莲都区万象街道文昌里文化驿站里的360度环形舞台,在柔和的灯光、精致的布景中穿越进一方古色古香的天地。灯光渐暗,剧场空间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包裹——洪水声如雷贯耳,瞬间将观众带进荡气回肠的历史。随之而来的是宋代知县王昶的梦境碎片,在朦胧的雾气中若隐若现。南宋县丞赵学老丈量水系图的脚步声与当代文保员“小画仙”翻阅史料文件的窸窣声,交织出奇异的视听效果。时空长河在此交汇,一段关于通济堰水利工程的千年传奇,徐徐展开。

这是话剧《堰游记》的首演现场。作为首部以通济堰为主题的原创小剧场话剧,剧本里的每个细节都在致力于讲述关于古堰的传奇。通济堰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,横亘于碧湖平原,迄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。《堰游记》通过筑堰、围堰、绘堰、守堰四大篇章的交替叙述展现古堰的前世今生,从詹南二司马修筑堰坝到王昶发明水上立交,再到赵学老绘制水系图、范成大制定堰规,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被精心呈现。

演出背后,是一支由“90后”“00后”组成的创作团队。他们用热情与创意,让这段沉睡多年的历史再次焕发光彩。其中最打动人心的,莫过于代代相传的堰坝精神。它冲破了时间的束缚,穿越了历史的烟云,成为年轻一代勇于创新、挑战自我的气度表征。

剧本创作: 在历史碎片中“打捞”故事

《堰游记》的创作之旅并不轻松。主创团队成员是7名年轻的莲都区文广旅体局干部。从2024年10月起,这群非专业编剧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和资料中,从泛黄的《丽水县志》《通济堰志》等文献古籍中挖掘线索,将零散的记载巧妙地接续成连贯的戏剧脉络。主创者潘樾坦言,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回顾史实,更要赋予故事扣人心弦的戏剧张力。大家在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摸索探寻,重现尘封已久的历史生活细节,考究到演员作揖的手势都不容出错。然而,当剧本初稿完成时,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
2024年12月,《堰游记》确定以小剧场形式在万象街道文昌里文化驿站首演,邀请了丽水市戏剧曲艺家协会理事杨楠执导排练。面对风格迥异的四幕戏,杨楠形容“就像四块拼图”,因为每个编剧都有独特的呈现方式和风格,剧幕衔接也不够流畅,改编任务困难重重。

尽管有着丰富的导演经验,但面对这部必须在半月内搬上舞台的话剧,杨楠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“一边改剧本一边排练。”为了赶上首演,他与编剧团队开启了“抢救式创作”,莲都区文化馆的会议室成了临时战场,剧本的每一幕都经历了重构与反复推敲,尤其是第三幕的改编,几乎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构思。原本繁杂的角色和情节,被简化成了一个生动的水系图绘制过程,赵学老与随从的幽默式对话,将历史的沉重与戏剧的张力完美结合,仿佛一道清泉,喷薄而出,瞬间让整个舞台生动起来。

财务专业出身的主创者梁超悦,接下了“守堰·代代传承”篇章的剧本创作。事后,她坦言“万万没想到这么难”。特别是在描写范成大制定《通济堰规》的篇章时,史料琐碎无章,要转化为充满人物情感与冲突的故事,几乎是无解的难题。然而,正是这种挑战,让她体会到了创作的真正意义。她与团队一同熬过了无数个日夜,直到剧本的每一行每一字都开始散发出历史的温度。

“短短十多天里,原剧本中80%的内容被重新改编。”主创熊小慧的笑容中透着自豪。那段熬夜的日子,成了她最难忘的记忆。当《堰游记》终于顺利演出时,所有付出都得到了最好的回报。

站在舞台上,眼看着历经沧桑的故事在观众面前鲜活起来,那一刻,主创团队的辛苦与汗水都化作了最深的喜悦与骄傲。

刻苦排练: 非专业演员的热忱与坚持

“这里的走位调整一下,情绪要更饱满,我们再来一次……”在莲都区文化馆排练室内,杨楠的声音坚定有力。在他的指导下,演员们紧锣密鼓地排练着《堰游记》。每一次走位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台词,都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臻至完美。

除个别专业演员外,参演者大多是戏剧爱好者和文化干部。小剧场的近距离表演空间,对这些非专业演员而言是巨大的考验。从第一句台词到最后的谢幕,全程必须连贯流畅,只要台词稍有卡顿,或情绪稍微流露不及,观众的注意力便会迅速被拉离,沉浸感瞬间消失。

于是,杨楠更像是一位雕塑家,耐

心地雕刻每一位演员的动作与情感,从最基础的表演训练入手,每天重复发声、肢体动作、表情管理等方面的专项练习,让大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,从生疏到自然,从紧张到流畅。

对“00后”程莹桦而言,这场排练更像是一场与自我对话的修行。她饰演的“小画仙”是剧本的灵魂人物,承载着串联四幕故事的重任。她深知肩上的分量,也清楚地知道,要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活灵活现,必须让每一份情感都渗透到细节中。她并非科班出身,接到这个角色时,内心的紧张不安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。

在杨楠的悉心指导下,程莹桦逐渐解开紧绷的心结,从语气、神态到动作逐一调整,仔细感知角色的内心波动。在那片昏黄的灯光下,她的每一场练习都仿佛是在与角色对话,不断琢磨直到身心与之契合。在一幕又一幕的打磨中,她的表演开始绽放光彩,“小画仙”成了整部剧中最闪耀的角色。

与此同时,李景丽也迎来了挑战。作为莲都区文化馆的文化员,她在《堰游记》中饰演一位农妇,平凡而真实的角色,却同样承载着剧本的重任。为了塑造人物形象,李景丽深入乡村观察农妇的言谈举止,揣摩她们的情感气质,最终通过细腻的表演,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朴实无华却坚韧不拔的“普通人”。

小剧场表演: 以创意突破传统演出形式

“《堰游记》以小剧场形式演出,是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。”杨楠告诉记者,演出场地设在一个小型多功能空间,采用独特的360度环形舞台设计,观众席被巧妙地嵌入舞台中央,与演员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到极致,“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观演关系”。

为了让这段历史在舞台上栩栩如生,主创团队将心血倾注于每一个细节。从服装到道具,每一件物品、每一幕场景都力求完美。尽管现场空间有限,原计划要装10盏灯,最终只装了2盏,这个意外的限制反倒激发了舞美老师程凯的创造力。他通过灯光设计,将整个场地渐渐笼罩在幽暗之中,只有几束追光聚焦在关键场景,将观众带入了一种神秘且引人入胜的氛围。借助屏风隔断,配合缥缈的烟雾特效,让观众仿若置身梦境。

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排练,《堰游记》迎来了首演。当晚,60余名观众怀着好奇与期待就座。演员们在观众席间自如穿梭,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之旅拉开帷幕。

在“小画仙”的引领下,观众被带入了千年历史漩涡,目睹詹南二司马筑堰受阻时的焦虑,见证王昶发明水上立交桥时的狂喜。当洪水场景生动呈现时,演员们在“洪水中”奋力挣扎,观众们不自觉地前倾,身体与剧中情境紧密相连,发出阵阵惊呼;当松木在工匠们肩头颤动,建坝的艰难过程一一展开,观众仿佛也成了那一代代工匠中的一员,不由自主地涌起伸出援手的冲动。

突破常规的沉浸式表演,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。“实在是太震撼了。”市民尚女士激动地说,看到演员们从舞台上走下来,戏剧几乎近在眼前,带给她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实感。而观众纪宇婷则对舞台布局赞叹不已:“这种结合声光影的表现方式,让人仿佛身临其境,即使此前我对通济堰并不熟悉,依然能够感受到剧中的深情与力量。”

“《堰游记》的成功演出,是古堰回乡文化赋能项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”莲都区文广旅体局文艺科主要负责人颜妍说,通过与众不同的舞台呈现,通济堰的历史文化得以全新展示,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智慧与力量,也缔造了“以戏为媒,让历史活起来”的创新范式。

谢幕时,灯光缓缓聚焦到《通济堰规》的幕布,随着10位历史人物的简介幕布也依次落下,这场60分钟的时空之旅,已悄然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,为地域文化传播开辟了新的可能。



话剧人员合影



话剧演员排练



《堰游记》彩排现场

记者手记

用青春热忱 唤醒千年古堰

本报记者 管丽芬

采访《堰游记》主创团队,这群“90后”“00后”主创成员的热情与活力令人印象深刻。这支以莲都区文广旅体局干部为骨干的非专业团队,用一部以通济堰为主题的原创话剧,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——他们不仅在舞台上重现了1500年前的水利智慧,更以当代青年的视角,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。

《堰游记》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素材的创造性转化。非科班出身的主创团队从《丽水县志》等古籍中挖掘出詹南二司马筑堰、王昶发明水上立交、赵学老绘制水系图等历史片段,将文献记载的筑堰治水场景转化为富有戏剧张力的舞台场景。

在表演形式上,主创团队展现出打破常规的勇气。360度环形舞台的运用,彻底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观演边界。当洪水声浪从四周涌来,当演员近距离演绎筑堰工匠的呐喊时,传统镜框式舞台的“第四堵墙”悄然消解,剧场化作一条流动的文化展示长廊。导演杨楠带领团队打造的沉浸式场景中,观众不再是旁观者,千年古堰的渠系脉络通过光影魔术触手可及。这种创新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遥远记载,而是通过多维度感官体验,真正走进现代人的情感世界。

创作过程本身,更是对筑堰精神的当代阐释。面对专业壁垒,主创们开启了“极限创作模式”:15天内重构80%的剧本,排练厅的灯光常亮至深夜,导演对非职业演员进行“雕塑式打磨”,演员程莹桦为塑造贯穿全剧的“小画仙”角色,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,将抽象的历史符号转化为灵动的艺术表达;团队从服装、道具甚至作揖等礼仪细节上精益求精,力求还原历史质感。

当古堰碑在谢幕灯光中浮现,那些在史书中沉睡的名字随着观众的掌声重新焕发鲜活的生命力。当更多观众循着《堰游记》的余韵走进通济堰时,青年主创们在小剧场播下的文化火种,正悄然点燃更多人守护文明根脉的热情。

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当青春的热忱与古老的文明碰撞,沉睡的历史便在新时空中绽放出超越时空的生命力。这或许正是文化传承最美的模样——不是简单的复刻与守护,而是让历史的智慧滋养当下的生活,让今日的奋斗成为未来的文明注脚。



“00后”程莹桦饰演的“小画仙”角色剧照